

蕭公權名之曰「行政真空」。許舒氏研究中所舉出的若干實例，也許可看作是此類真空的極端的例子吧。

吳仁德

The Journey to the West (Volume One).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nthony C. Yu. (Chicago & London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77. xiii + 530 pp.)

—

《西遊記》早於一九一三年已有英文譯本 (Timothy Richard, *A Mission to Heaven*)，但僅把原書的故事撮要敘述而已。嚴格來說，不可稱為翻譯。一九四三年英國翻譯大師韋理 (A. Waley)¹ 的英譯本《西遊記》 (*Monkey, Folk Novel of China*) 面世，由於故事新奇而譯文流麗，吸引了無數西方讀者的興趣。到了今天，他的書仍然膾炙人口，銷路為各種《西遊記》譯本之冠。可惜韋理的作品，除了偶然犯上一點誤解原文之外，全書都是意譯和選譯 (按：只選譯了原書的1—15, 18—19, 22, 37—39, 44—49, 98—100各章而已，僅及全書三分之一。)，而書裏的詩歌，絕大部份沒有翻譯。² 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法文《西遊記》 (*Si yeou ki, ou le voyage en occident*, trans. Louis Avenol, Paris, 1957) 節譯本，同樣省略了書中的詩歌不譯。一九五九年有盧格斯夫 (A. Rogačev) 與高洛高羅夫 (V. Kolokolov) 合譯的俄文《西遊記》 (*Wu Ch'eng-ên: Putešestviye na zapad*)，據說是全譯本，凡書中之一辭一語，均有翻譯。可惜余國藩教授和筆者都沒有看過這本書，³ 不曉得怎麼樣。一九六四年，又有菲拿 (G. Theiner) 的英譯本《西遊記》 (*The Monkey King*, London, 1964)，不外是節譯而已。⁴ 據我所知，余國藩的英譯《西遊記》，是目前最完整的一本翻譯了。同時，從各譯本的書名來看，我覺得他的書名翻譯是最正確的。

余國藩的英譯《西遊記》，預計共分四冊出版，第一冊已於去年十月間面世。這本書除翻譯由第一至第廿五回原文以外，書前有「緒論」 (Introduction) (頁一至六

¹ 關於韋理的生平和著述，請參考拙作《韋理的生平和著述》，《華學月刊》第五十七期 (1976年九月)，頁四八至五六。

² 正如本書譯者所說，《西遊記》裏的詩歌，是構成整個故事的一部份，不是可有可無的裝飾品。省了詩歌不譯，就是缺少了整體的一部份。《西遊記》裏詩歌的作用，請參閱下文。

³ 香港各大圖書館、書店找不到此書，而余教授也說，未有購得 (頁4)。

⁴ 關於《西遊記》的翻譯，請參看本書「序言」 (Preface)。

二），書末有「注釋」（Notes）（頁四九五至五三〇）。「緒論」部份，主要是討論三項問題：（一）從歷史與文學方面看《西遊記》的演化（頁一至十三），（二）《西遊記》的本文和作者（頁十三至廿一），（三）《西遊記》裏的詩歌、宗教主題（religious themes）和寓言（allegory）底作用（頁廿一至六二）。

關於《西遊記》的演化問題，較早時已有鄭振鐸的論文，數年前更有杜德橋（G. Dudbridge）的專書。⁵ 他們提供了不少參考資料和研究心得，而本書譯者也有引用他們的見解。余教授在概述《西遊記》小說的演化時，提及《太平廣記》、歐陽修《于役志》、⁶《新雕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》、《永樂大典》、韓國《朴通事諺解》等有關玄奘取經的民間傳說的記載。這些材料，不少文學史專書都有討論到的，然而譯者特別提醒讀者：正史《舊唐書》所載的玄奘生平與百回本《西遊記》所描述的玄奘，是有絕大差別的。換言之，歷史事實與《西遊記》小說的記述，關連甚少，只有主題——西行取經——相同而已。

二

本書譯者提出楊志和（按：或作楊致和）的《三藏出身傳》、朱鼎臣的《唐三藏西游釋尼（=厄）傳》與百回本《西遊記》的寫作先後問題，而納採了杜德橋的研究結論，認為百回本《西遊記》約刊印於一五九二年，是最早的一本《西遊記》，⁷ 而本書則根據一九五四年作家出版社刊印的百回本《西遊記》翻譯。

一般來說，《西遊記》可分為三部份：（一）齊天大聖傳（由第一回至第七回）——說孫悟空的出生、學道與鬧三界等事情。（二）取經的因緣和取經的人（由第八回至第十二回）——述魏徵斬龍，唐皇入冥，劉全送瓜與及玄奘奉諭西行求經的事情。（三）八十一難的經歷（由第十三回至一百回）——敘玄奘西行，到處遇見魔怪，凡八十一難，皆由佛力佑護及孫悟空的努力，一一化險為夷，安達西天，取經回東土的經過。本書譯者，把它分作五部份，這是把第八回抽出來，視作自成一節，（按：《西遊記》第八回的標題是：「我佛造經傳極樂；觀音奉旨上長安。」）同時把最後的三回（第九十八至一百回）分作另一節。（按：這三回的標題是：「猿熟馬馴方脫殼；功成行滿見真如。」、「九九數完魔滅盡；三三行滿道歸根。」、「徑回東土；五聖成真。」）「三

⁵ 鄭振鐸有《西遊記的演化》一文（載一九五七年在北京出版之《中國文學研究》），杜德橋有 *The Hsi-yu chi: A Study of Antecedents to the Sixteenth-Century Chinese Novel* (Cambridge, 1970) 一書，資料尤稱豐富。

⁶ 譯者未提及《于役志》一文，今查《歐陽文忠公文集》得之。

⁷ 見 Glen Dudbridge, "Hsi-yu chi tsu-pên k'ao ti tsai shang-ch'üeh 《西遊記》祖本考的再商榷," *Hsin-ya hsüeh-pao* 《新亞學報》6 (1964), pp. 497-518 及 "The Hundred-chapter Hsi-yu chi and its Early Versions," *Asia Major*, n.s. 14 (1969), pp. 141-191.

分」與「五分」實在沒有多大分別的。

通行本《西遊記》的第九回，向有疑問。根據近代學者的研究，一致認為這是後人所加的篇章，決非原來作者的手筆，故杜德橋主張把它從原本刪掉，但余國藩則表示，為求全書完整，故決定保留原狀。

胡適《西遊記考證》認定吳承恩是《西遊記》的作者，其說東西學者多表贊同，惟日人田中巖（Tanaka Twao）則有異議，⁸而杜德橋亦附和其說，懷疑吳承恩實非原書作者。余國藩則替胡氏申辯，益以《禹鼎志序》及《淮安府志》的記載，推斷吳承恩為《西遊記》之最可信作者（頁十八至廿一）。按：朱彝尊《明詩綜》有收錄吳承恩詩，稱其作品「一時殆鮮其匹」。今觀《西遊記》有詩賦詞曲七百餘首，非詩家不能為，這無疑是另一項佐證了。

三

本書「緒論」討論《西遊記》裏的詩歌底作用，是很有精見的。譯者首先簡述中國文學史上詩文混合體作品的產生與演進，然後指出明清時代的作者，常用詩文混合體寫小說，而其中最成功的，就是寫《西遊記》的吳承恩。

譯者特別強調，《西遊記》裏的詩歌，與《金瓶梅》、《三國演義》、《紅樓夢》裏的詩歌不同，不僅形式較多，同時敘事亦較勝。《西遊記》裏的詩歌，包括絕句、律詩、排律、詞、歌、賦等各種體裁，充份表現作者的詩作技巧（poetic skill）。這些詩歌，在整個故事裏，約有三種作用：（一）描寫戰爭場面、自然環境、氣象變化、人物魔怪的形狀等。（二）引出以後一段情節的對白。（三）評論故事中人物的做作或個性。若以中國抒情詩（Chinese lyric poetry）的傳統標準來看，《西遊記》裏的詩，難稱佳作，因它們不甚注重格律、用字和修辭，但正因如此，自有其特殊風格。余教授贊同夏志清的評論，認為吳承恩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善於描寫的詩人（descriptive poet）之一。

我很同意譯者的見解，以為《西遊記》裏的詩歌，不是加插在故事裏的裝飾物，而是構成整個故事的一部份。它們寫景精切，如繪寫山嶺、寺廟、河流、原野、氣象等變化，都能引人入勝；狀物工妙，如刻劃各種人物魔怪的形狀，都給予讀者深刻的印象；又能製造打鬥前的氣氛，有時詼諧諷刺，有時緊張咒罵。這些都不是一般小說裏的詩歌可以比擬的。最值得注意的，是《西遊記》的作者，藉着一些故事或人物，以諷刺寄寓的手法，透露出自己對人生、社會的意見。

⁸ 見 Tanaka Iwao. "Saiyuki no sakusha 《西遊記》の作者," *Shibun* 《斯文》 n.s. 8, (1953), p. 37.

四

譯者指出：現代學者，很少深入研究《西遊記》的「超世意義」(significance of the supramundane)、「宗教主題」(religious themes)和修辭特色。(頁三三)前代評解這本小說的人，或以為談禪，或以為講道，或以為論明心見性；現代學者，如胡適、魯迅、田中謙二(Tanaka kenji)、荒井健(Arai Ken)等，認為《西遊記》含有滑稽意味和玩世不恭的精神，但夏志清、陳明新、杜德橋、柏架士(Andrew Plaks)等，則認為它含有哲理和寓意。究竟《西遊記》小說有沒有作者的寄意呢？本書譯者自言，試從書中的陰陽五行和佛教辭彙，以深求它的「宗教主題」。他指出：《西遊記》以玄奘西行取經的事蹟作為故事的骨幹，但全書卻充滿道家的術語。從種種證據(見頁卅九至四九)來看，作者吳承恩一定深識道學，通曉陰陽五行、金丹修煉之術，而整個故事，更有個人修煉(self-cultivation)的意味。書中所說的「內丹」(internal alchemy)和若干詩歌的涵義，與《道藏》所說相同；同時孫悟空(稱為金公、金翁)與金同體，豬八戒(稱為木母)與木同體，沙僧(稱為土母)與土同體。據《內丹還原訣》所說，金、木、土合人體的肺、肝、脾，故玄奘三個徒弟的命名，是很有深意的。

《西遊記》雖然根據玄奘西行取經的事蹟寫成，但文字的表面，很少直接與佛教有關，甚至沒有一項故事是以佛教為題材的，然而全書處處顯示作者深明佛理。這是通過無數的事情以暗喻方式(allusion)透露出來，尤其是佛祖慈悲的力量(compassionate power of Buddha himself)，是特別顯明的。孫悟空大鬧天宮，被壓在五行山下；豬八戒、沙僧、龍馬因在上天失行，而被貶落凡間，但我佛慈悲，他們竭誠願意追隨玄奘，保護他到西天取佛經，將功贖罪；最後大功告成，修得正果。

我也同意余國藩所說，孫悟空、豬八戒、沙僧等的職責，表面上是克服魔怪，保護玄奘，其實作者是寓有深意的。在種種過程之中，他們不但消滅了魔怪，同時更恢復了當地在魔怪出現前的原狀，有時把失蹤的小童找回，有時使失散的家人團聚，有時把火山熄滅，使當地人恢復耕種。消滅魔怪，重點不在強調神佛的力量偉大，而是表明恢復人間社會安寧的需要——這也顯示消滅人間社會裏的魔怪(指佞臣，姦官)底需要。

由此看來，《西遊記》含有很多道佛的辭彙。道家的「自我修煉」作用和佛家的「善惡因果」哲理，貫串着整個故事的情節，而作者運用這些素材，寫成一本結構神奇而有寄意的小說。

五

余國藩分析《西遊記》裏的佛道要素(elements)，是相當精到的，其中更有發前人所未發的地方，但似乎忽略了敘述吳承恩(余教授亦認定吳承恩是《西遊記》最可信的作者)的遭遇和他所處的時代背景，使讀者能夠更進一層了解吳承恩作《西遊記》的

寓意。

吳承恩生於明代弘治、萬曆年間，那時朝政腐壞，社會不安，各地盜賊叢起。在吳承恩生長、居住的淮安一帶，更有人民相食的慘狀，⁹而朝廷任用奸臣，壓榨民脂，崇拜道士，擾亂政綱。道士邵元節、陶仲文，尊稱為真人，做了尚書，與宦官崔文、奸相嚴嵩，同惡相濟，荼毒生靈。¹⁰這正是《西遊記》裏吃人的魔怪。吳承恩博學多才，但久困場屋，一生只做過短期的縣丞，年老家貧無子，滿肚牢騷，恨不得有一位像孫悟空具有多大本領的人物，掃蕩羣魔，使天下清平。他知道明代文字獄的厲害，乃藉着神奇怪誕的故事、玩世不恭的態度、談諧諷刺的語言，把胸中的憤懣舒洩出來，《西遊記》第四十四回，寫孫悟空與三個道士鬪法，結果三個道士都先後敗死了。吳承恩寫着：「這正是：點金煉汞成何濟；呼風喚雨總是空。」分明諷刺當日君王信奉道士的情形。此外，吳承恩也有諷刺佛教的。在他筆下，佛門也出了許多私自下凡所變成的妖魔，而玄奘更是個糊塗的「膿包子」！看來吳承恩是諷道嘲佛了。

《西遊記》經過幾個世紀的流傳，始終為廣大讀者所樂道。繼後的續貂效顰之作，像《續西遊記》、《西遊補》、《後西遊記》等，無一可作比擬。在中國文學史上，它有卓然特立的地位。把一本中國小說名著翻譯為英文，介紹給西方讀者，若能補充略說《西遊記》的藝術成就（如舉例說說：佈局奇妙，取材廣泛，幻想豐富，人物性格突出，文辭技巧卓越等），則更理想了。

六

中國四大小說——《水滸傳》、《三國演義》、《西遊記》、《紅樓夢》——最難翻譯的，要算《西遊記》了，因為它除了數以百計的詩詞歌賦以外，還有很多陰陽五行、佛、道辭語，一般讀者是不容易徹底瞭解的。只要把書中七百五十多首詩歌（這些詩歌大部份是描寫，一部份則富有哲理）弄得清楚明白，然後翻譯為原意相近的英文，已經十分費力了。所以，我對余教授的努力，深表敬佩。我曾經翻譯過一些古詩、漢賦、元曲，¹¹也體驗過一些翻譯工作的甘苦。余教授曾在「亞洲基金會中英翻譯研討會」（The Asia Foundation Conference on Chinese-English Translation）席上，

⁹ 見《明史·武宗紀》。

¹⁰ 見《明史·邵元節傳》、《陶仲文傳》。

¹¹ 余有 *The Nineteen Ancient Poems*（《古詩十九首》）一書，一九七八年由香港 Kelly & Walsh 出版，內分“Introduction”，“Translation”，“Critical Statements”三部份，書末附有 textual variants 表及鋼筆《古詩十九首》書法。余嘗將班固《兩都賦》譯成英文自由詩，日後載於拙著 *Pan Ku and His Fu on the Two Capitals* (in preparation) 一書中。又余嘗譯馬致遠《秋思》為英文詩，刊於 *Renditions*（《譯叢》）(published by the Centre for Translation Projects,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), No. 3 (1974), pp. 125-127.

討論《西遊記》的翻譯問題。¹²他指出：書中有許多詩歌，文辭是幾乎不能翻譯的，例如：「驂駟騏驎，駉駉織離，龍媒紫燕，挾翼驪驄。」只能譯成：

Hua-lius and Ch'i-chis,
Lu-êrhs and Hsien-lis,
Consorts of Dragons and Purple Swallows,
Folded Wings and Su-hsiangs.

與原文的意味和辭趣，相差很遠了，難怪余教授對自己的翻譯也不感滿意，但亦別無他途！又如：「正是那當倒洞當當倒洞，洞當當倒洞當山。」他的譯文是：

Thus it is that Due-to Fall Cave duly faces the Due-to Fall Cave;
The cave duly facing the Due-to Fall Cave duly faces the mount.

完全失掉原文運辭用字之妙。

話雖如此，我把余教授所譯的《西遊記》看過一遍，覺得他的譯文已能表達原意什之八九。詳細批評，恕待異日。

英國牛津大學霍克思 (David Hawkes) 教授，潛心十年，致力於《紅樓夢》翻譯，¹³而今美國芝加哥大學余國藩教授，埋首八載(?)，鑽志於《西遊記》翻譯；兩位學者，隔岸相望，各展才華，確是當今譯壇的盛事了。

何沛雄

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. By Liu Ts'un-yan.

(E.J. Brill, Leid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,
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, 1976.)

《和風堂論文選》，收錄了柳存仁教授歷年來(至1972止)用英文在外國學報發表的重要著作，還加上一兩篇從未發表過的文章。全書共分四部，厚達四百五十多頁。為使讀者略知其內容起見，茲將四部論文要點，簡括譯述於后：

第一篇論文——《先唐時代祇教和摩尼教的活動探索》，獨立自成一部，主要是推

¹² 見 Anthony C. Yu, "On Translating the *Hsi-yu chi*", *The Art and Profession of Translation* (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sia Foundation), Hong Kong, 1975, pp. 78-86.

¹³ 霍克思所譯的《紅樓夢》，採用《石頭記》*The Story of the Stone* 一名，現已出版第二冊。余嘗為其第一冊寫書評，載香港中文大學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》第八卷第一期(1976)，頁三七六至三八〇。